■图片故事

会飞的土地

□董国宾 文/图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，从没心思说闲话。

天滚着天，月滚着月，年滚着年。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，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，没白没黑地做着天下最大的事。

没人不知道，土地知根知底的伙伴是村庄。土地选择了村庄，村庄选定了土地。它们天天说着生命里最该说的话，想着岁月中最该想的心思和愿望。

土梁上，一片凌乱的房屋松松散散地站立着。200户人家，不足300间屋。村子不大，每天发生的事，树叶一样拥拥挤挤地一片拍打着另一片。这就是我们的村子。

村子里牛最卖力干活，足有100头。有多少成年牛，就有多少牛车。老态龙钟的牛，牛车岁数自然会大些。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，哪个土堆旁有牛车安身。牛拉了一辈子车，驮了一辈子粮食，耕了一辈子地，到头来，仍有干不完的活；鸡鸭鹅满村子都是，整天吵吵闹闹，总归还是很听话。它们好像很复杂，个性很鲜明，其实很单纯。做事不作态、不肆意，用心能看出透明的东西来；树木和家禽一样多，或独立，或扎堆，形态各异地昂着头；飞鸟看起来最自在，喜欢在茂密的树上筑巢，在村里来回飞。它们巧舌多言，不像鱼，没谁是哑巴，大都能说些好听的；风，斜斜地刮过来，多变有个性。既温情、又刻薄。被柳枝摇曳着,又被柳枝阻隔着。春天来了就变暖,冬天来了就变寒。

我们的村子，埋在密密麻麻的事情里度年月。

在早晨的第一声开门声中，父亲走向了土地。脚步刚过，土梁上的开门声就连成一片。村东头，穿一件翻羊皮袄的冯老大，忙不迭地打开羊圈。村西头，李二叔一串咳嗽没有停下来，就跑去往牛槽里添草添料。大人小孩在每一寸熟悉的泥土上踩过去，一件件数不完的事情，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。

父亲倾一生的精力，往田埂上培土，在细窄的埂子上行走一生的路。饮足了早晨的头茬子阳光，在无边的旷野和土地上，父亲把浓重的心思说出来，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谁家的羊“咩咩”直叫，谁一顿吃了半碗饭，哪些老人在墙根晒太阳，哪个娃崽丢下书包就去割猪草，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、一惊一扰，村子里发生的一切，父亲都从心窝里掏出来。父亲的青年、壮年，过掉的时光，一个个远走的早晨，都说给了土地听。父亲把立在院墙的铁锨拿来，把闲不住的镢头拿来，每一铁锨、每一镢头都是一句话，这些稠密的话父亲准备用一辈子的功夫去说，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一样多。

土地把金贵的光阴，全部用来听父亲说心思，和知根知底的村里人打交道。与村子息息相关的话，最能打动土地，最能让土地在心里生根发芽。父亲顾不得风吹日晒，一门心思和土地言语，整天别无他事，美好的时光都耗费在土地上。父亲恨不得一口气把一辈子的话说完，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说个透，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情里呼吸和变老。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，没白没黑地听村里人说生命中最该说的话。镰刀挥舞的季节，土地像一片片金色的沙丘，从天际拥过来。要不是横在村边的路挡着，守家护院的树挡着，会一直拥到牛槽、墙根。每块土地都是村里人说话的地方，每寸土地都是期待飞翔的翅膀。过掉的早晨，行走的时光、等待的日子，都有村子飞翔的影子在晃动。

复杂的眼神

□贺宽叶

今年9月份，莫言在《收获》上推出了一组短篇小说、一个戏曲剧本和一组诗歌，标志着获得诺奖阔别文坛五年的莫言重出江湖。

在看过《故乡人事》这三个短篇小说之后，感觉他对历史的从容审视、理性反思，对故乡人事的复杂嗟叹，给读者留下了辽阔的想象空间。这三个短篇小说，跟以往的作品相比谈不上超越，只是依然保持了原有的思想艺术水准。但凡写“故乡”的小说，从来都是关于“寻找和失落”的,从哈代的《还乡》到鲁迅的《故乡》,莫不如此。通过解读这三个短篇小说中的《地主的眼神》,我们来品味一番莫言所凝神回望的故乡人事是怎样一种情境。

《地主的眼神》只有四小节，分别按照过往、当下、过往、当下的场景来交叉讲述，故事并不复杂。“我”参加了生产队的割麦劳动，与老地主紧挨着干活，“我”在割麦上根本不是老地主的对手。偶然间发现老地主的眼睛里射出阴沉沉的光，擅长写作文的“我”写了一篇《地主的眼神》。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这老地主看似低眉顺眼，但只要偶尔一抬头，就有两道阴森森的光芒从他的黄眼珠子里射出。”那眼神被一个敏感的半大孩子抓住，写成了作文，偶然被上面的领导发现，作文由县广播站向全县朗读播放，给老地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。若干年后的当下，“我”坐在老地主孙子的收割机上，一起割麦子。依然是那块土地，依然是一起割麦子，但物是人非。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老地主的孙子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俺爹说你当年把俺爷爷写进了作文，结果，让他天天挨批挨斗，差点把命搭上。”

莫言的这篇《地主的眼神》绝不是一篇简单为地主“平反”的作品，小说中的老地主，并不像《生死疲劳》里那个一生积德行善，最终被冤枉处死的“好地主”。小说中的这样一段主观叙事话语对老地主的所谓“恶”进行了猜测：“在我的作文里，那个老地主就是一个阴险的坏蛋，他装病逃避改造，他伪装可怜，但心里充满仇恨，时刻想着变天，他的眼神，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。我至今认为他不是一个心地良善的人，但我那篇以他为原型的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，尤其是因为我那篇作文，让他受了很多苦，这是我至今内疚的。”他身体的确有病，但过分夸大自己的病情以逃避劳动。把儿子一家不无残酷地赶出家门，因为患有胃病，想喝儿媳妇的奶水，这近乎荒诞和愚昧的要求，诸如此类的细节所透露出的，正是他内心世界的所谓“恶”。但这些所谓的“恶”,是人性中普遍的存在，并不是十恶不赦。

小说的末尾又回到当下，儿孙们给老地主风风光光操办了葬礼，老地主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合上眼睛了,那嘲讽、愤怒抑或仇恨的眼神也消逝了。不过，到底应该如何评判看待老地主，如何理解那个过去了的历史时代，莫言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，也不会有标准答案。

■家庭相册

藏在母亲身体里的雪

□韩星星 文/图

喜欢小雪,无论作为名字、天气,还是节气,都给人温柔的暖。

那时，天已冷了，我穿得像“机器猫”，圆溜溜的。不只是我，村里的孩子都包得像粽子，在村里不安分地“滚来滚去”。忽然，额头被温柔地吻一下，一抬头，就发现雪花正翩翩飞舞。如果雪花是花，果实是一滴雨水，那天女是谁呢？

当母亲拖着长腔，暖暖地唤我时，我就有了答案。那时，不谙世事，总爱和母亲“捉迷藏”。母亲找到我,已满脸汗水,浑身热气腾腾,就像仙女下凡一样。

那时，我常想，母亲身体里一定藏着一场雪。

立冬后，没了农活，母亲却更忙了。腌咸菜，缝棉衣，套棉被……腊月接踵而至，母亲要准备足够的衣食温暖过冬。当父亲悠闲地说“今冬麦盖三重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，我认识了作为节气的小雪。它多像一个母亲啊！年岁渐长，我也慢慢懂得，小雪是时光的母亲。

缝棉衣时，母亲总选择在晴天。她在阳光下铺床布单子，放上棉布、棉絮，然后一针一线缝起来。阳光挤在针尖上，像条银鱼，在金光闪闪的棉絮里穿梭。这时，我会很安静，听母亲棉絮般温柔的话。看着看着，我就眼花了，总以为母亲把阳光也缝进了棉衣。

穿上棉衣，再冷的冬天，我也不感到冷。当雪花飘落，我便冲出家门，堆雪球、打雪仗……每次被母亲揪回家，浑身都脏兮兮的。母亲嗔怪我，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一会？我也不明白，那身用阳光缝制的棉衣，就像一团火，让我一刻也安分不下来。

又一个小雪时节，天干巴巴地冷，胃也没精打采。周末回家，母亲看我冷，找了件旧棉衣。我执拗不过，穿上了，没想到竟比羽绒服暖和多了！这时，胃肠也出蛰了，逮着菜厨里的咸菜，一通饕餮。母亲打掉我的手：真是饿死鬼托成的！等一会，我给你热热。

母亲给我热饭去了。父亲说，小雪了，这个冬深。我嗯一声：小雪没雪。父亲立刻温柔起来，指指母亲说：人家没有，咱有。我这才知道，母亲还有个温柔的名字，叫小雪。

我去厨房，帮母亲烧锅。蒸气萦绕，母亲满脸汗水涟涟。我忽地想起小时候，母亲焦灼地找我……也是这样。只是，那时母亲就像天女下凡，现在，黑丝已变成银霜！原来，母亲身体里真的藏着一场雪，在我离家后，它正悄悄漫过母亲头顶、发梢。

我垂下头，小雪无雪，但我看见了一生最大的一场雪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